

江湖道、  
 庙堂道、  
 道道都是  
 无间道、  
 袍哥会、  
 青红帮、  
 帮会遍布  
 南坪城！  
 马走日、  
 象走田、  
 将军折戟  
 帅断头！

世人畏果，菩萨畏因

# 乱世

长篇小说

黄孝阳 著

在民国，一个人，与一万四千八百人，  
 谁更重要？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长篇小说

# 乱世

黄孝阳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世 / 黄孝阳著.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402-3303-7

I. ①乱…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0092号

|      |                           |
|------|---------------------------|
| 书 名  | 乱世                        |
| 著 者  | 黄孝阳                       |
| 责任编辑 | 刘少辉                       |
| 特约编辑 | 甘玉龙                       |
| 责任校对 | 郭慧红                       |
| 装帧设计 | 门乃婷工作室                    |
| 出版发行 | 北京燕山出版社                   |
| 社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南楼五楼, 100054 |
| 电 话  | 010-65240430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
| 印 张  | 17                        |
| 字 数  | 225千字                     |
| 版 次  |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402-3303-7    |
| 定 价  | 35.00元                    |

(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经销调换)

目  
LUAN SHI  
录

楔 子 ..... 001

第一章 初 夏 ..... 009

第二章 刘 宅 ..... 023

第三章 茶 馆 ..... 038

第四章 告 状 ..... 052

第五章 杨 二 ..... 066

第六章 人 言 ..... 076

第七章 观 音 ..... 086

第八章 变 数 ..... 101

第九章 分 崩 ..... 108

第十章 被 擒 ..... 118

第十一章 博 弈 ..... 131

目  
录  
LUAN SHI

|           |           |     |
|-----------|-----------|-----|
| 第十二章      | 劫 材 ..... | 141 |
| 第十三章      | 造 化 ..... | 152 |
| 第十四章      | 私 情 ..... | 164 |
| 第十五章      | 人 心 ..... | 174 |
| 第十六章      | 活 葬 ..... | 183 |
| 第十七章      | 幻 觉 ..... | 196 |
| 第十八章      | 事 实 ..... | 209 |
| 第十九章      | 暴 乱 ..... | 217 |
| 第二十章      | 离 别 ..... | 226 |
| 第二十一章     | 入 夜 ..... | 234 |
| 尾 声 ..... |           | 238 |
| 跋 .....   |           | 263 |

## 楔子

几天前，一个许久未见的朋友来到我的办公室。

我们聊了一会儿三亚海天盛筵、房价高企不落的背后推手、股指期货买卖里的高盛骗局、GDP与三公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钓鱼岛的地理形状及地貌特征、奇装异服的干露露与在美国领绿卡的凤姐，就相对沉默无言。我们谈论的话题与时代靠得太近，指尖几乎都碰到那几根硬戳戳的胡须了，这让人惊惧，因为胡须下面那张大嘴里涌出的气息令人头晕目眩、骨酸筋麻。而且，如果把这些事件的总和比喻成一只兽，我们就是兽体内的两个细胞，甚至可能是它打次喷嚏溅出的两点唾沫星子。

这样说并非自怨自艾。唾沫星子同样是构成这只兽的形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阿Q式的自我安慰是小人物在大时代里所必须具有的一种自我修复的能力。当然，不管是哪种细胞，又或者是哪根神经末梢，都不可能真正完全、彻底地了解这只兽所有的秘密。

这些话我没有说出来。缄默是成人之间的必需品，比盐还重要。午后的

光线细心剪裁出屋内各种物体的轮廓，像湖面上的圈圈涟漪。

我喜欢轻轻荡漾的它们。这种由光子所组成的可见电磁波，是造物最了不起的奇迹。它们给了一个宇宙常数，又能遵循着一种奇异而又动人的逻辑，自长方形的落地玻璃上一掠而过，犹如神奇的鸟，每根羽毛都是童话，都是人世间最稀少的珍宝与一个神秘意志的某次呼吸。巨大的让人目眩神迷的寂静，在屋子里静静站着，注视着墙上挂钟那三根互相追逐的指针，注视着我与他各自微小且缓慢的肢体语言，也注视着我的手指在屏幕上无意识地滑动。

那些从我心底长出的东西，慢慢变得透明灿烂起来，像是一个有了笑容。

我情不自禁地说道，“真好。”

“什么真好？”他扬眉问道。

“黄昏与清晨。又比如此刻。怎么说呢，像一匹马驮着寂静在这屋子里。”

“没想到你还是一个诗人。”他脸上露出古怪的笑容，“对了，你还记得半月前的那场大雨吗？”

“怎么会不记得？你当时还发了条微博：‘大雨，空中落下整条的河流。我在水底，被世界淹没。每个  $H_2O$  从唇齿间浮过，仿佛我魂牵梦萦的情人，带着最绝望的爱情，从前世与来生赶来，熙熙攘攘。’结果晚上回家就被老婆关在门外，说你潜意识里在渴望着‘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我乐了，提醒他道，“‘像一匹马驮着寂静在这屋子里’是你丫自己的QQ签名档。我可不敢窃为己有。哎，找个心理学博士做老婆，压力确实大，年纪轻轻就患阿兹海默症了。准备啥时候再患帕金森症？”

他有点难为情地嘿嘿笑，笑了半天小声道，“你怎么知道的？”

“你老婆对她同事刘美娟说了，刘美娟对她老公李建军说了，李建军对楼下搞美术的许志安说了，许志安半个小时前对我当笑话说。还让我去拜

读你的微博，说那个闷骚啊，顶风30里。”

“美国有位心理学家，叫米尔格兰姆，提出一个六度分割理论，认为世界上任意两个人之间建立联系，最多只需要六个人。”他没理会我的挑衅，在沙发上摊平四肢。这是一个令人很不舒服的古怪姿势。我曾这样坐过，结果扭伤了腰。

“说吧，有什么事？”我把脚架上面前的桌子，没理会他嘴里的那句嘟囔。

“没事。”

“就别像小孩子那样说话了。”

“真没事。”

“别胡闹了。”

“我说没事就没事。他妈的，我就一个闲人，今几个想在你这里叨唠一杯茶喝，不成吗？”

“这年头闲人才是大牛，起码得是任志强与潘石屹这样的。茶，我这里倒有一盒蒙顶黄芽，在对面斜榻里搁着，你自便。”

“蒙顶黄芽？”

“四川来了位老朋友送的。怎么，你喝过？”

“那倒没有。只是觉得巧。我不久前才百度了它。据说这茶在新中国成立前每年只出产335斤……”他从斜榻上收回目光，“算了，我还是有事。你还记得半月前的那场大雨吗？”

“记得，刚才咱们说过。一天之内，降水394毫米，然后众志成城，彼此守望相助。说吧，什么事？瞧你的憋屈样。是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还是盗了西王母的女儿？咦，你丫都混成西门大官人了？啥时把你的潘金莲介绍给兄弟认识下。”

他没理我，倒了一杯茶，有点魂不守舍，还把水泼到茶几上，手指在茶

几上回来敲着，好像体内有某种东西丢掉了，死掉了，穿越去了历史上的某个朝代，而他正为这种现象深感困惑。这不像他。我们有 15 年的交情了。

“你知道的，我是一本文学期刊的编辑。”他仿佛有点儿牙疼。难道是因为我的话让他的心脏受惊了？我又不是纪委同志，犯不着这样卖力演出吧。我没吭声。他说的是废话，但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说出来，这一品咂，就很有意思，有点舞台剧拉开帷幕前的感觉——所有的帷幕都是一种摆设，但人们需要它，像需要那个把他们装起来的皮囊一样。我慢慢露出笑容，想起他几个小时前在微博上写的另一个句子，“皮囊这东西，用用也就旧了；再好的皮囊，也就一个 LV。要有一个女人，当你像山峰一样隆出地表，她能像河流一样陷入。”他真是为情所惑了？尽管他人高马大，体壮如牛，平素做事为人颇受领导器重、同事信赖，但众所周知，文学期刊的编辑们都有一颗特别敏感、脆弱的心脏，很容易就被“傲娇”们发现。所谓大叔有三好：成熟、隐忍、好推倒。

“那天，雨就如同马，在屋檐上踏过。当然不是你刚才说的那匹驮着寂静的马。一匹匹，暴戾、狂躁、歇斯底里，带着满腔的怒气……噢，我在抒情。该死的，该死的抒情。”他手握成拳，在空中用力砸下，似乎为自己的喉咙颇感诧异，好一会儿才说道，“我在办公室里待着，觉得自己应该是这些马中的一匹……你别笑。我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然后，一个浑身湿透的陌生女人推开门，脸上带着异样的羞怯与惶恐。”他看了我一眼，“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人会有这样的表情。她的左脸颊上还有一道隐约的伤痕。她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上帝，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别用这种猥亵的目光侮辱我的职业操守。我是说，她来到我的办公室，给了我一个 U 盘，问我能否抽出时间看看。我说行，没当回事，就把 U 盘里的文档拷贝到电脑里。前天她打电话过来，问

我看了吗，我说还没有。你知道的，我们做编辑的，这种普通作者的自来来稿太多。就在前几天的中午，我吃完饭想趴书堆上休息下，敲门进来个精神矍铄的老者，对我大谈文学是什么，口若悬河说了十几分钟，再掏出一捧手稿道，‘若不发表这个，那你们发表什么呢？’口吻之傲慢好像他是诺奖评委。我说我有事，他老人家还是滔滔不绝。强忍着性子终于送走。阿弥陀佛。”

他跑题了。

我去倒了杯茶水，又把水倒入喉咙，尽量让自己再舒服一点。他说的，还是废话，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总有种种意外，啼笑皆非，虚伪与懦弱，混乱与无序，以及无数无聊的废话。但这好过地狱——若说宇宙里真有一处名为地狱的空间，那它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如同钻石。是的，就是钻石，这种碳原子按晶体结构排列的坚硬的小东西。

我的视线落在他的手指上。

那里有一颗半克拉的钻石被铂金牢牢镶嵌出一个婚戒的形状。

“昨天我在地铁里看到她了。她没看到我。”他低垂下头。

“兄弟，你到底，他妈的想说什么？别兜圈子了。我恨文人。”我有点儿不耐烦了。我有点讨厌文人了，尤其是面前这种中年文艺男，贱人就是矫情。

“她死了。我看着她突然跳下地铁。在此之前，我犹豫了几分钟是否要上前说声你好。我犹豫了整整三分钟，一直到地铁呼啸进站。一个多么美的女人啊！真的，当她脸上不再有羞怯与惶恐；当她躺在地上，眼神茫然渐渐僵硬；当血从她破碎的腹腔中汩汩流出；当她苍白的双臂软软地从铁轨边垂落；当众多惊慌不已的面庞从她身边匆匆飘过；当有人愤怒地诅咒着她那个不为人知的名字……”

我手中的杯子落在地上。

我没有打断他的话，也没有嘲笑他现在这种幼稚的文艺腔调。我有点憎

恨自己刚才为什么会想到地狱。

“她死了。我若是早点看她拿来的稿子就好了。”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喉咙里似涌出一块痰，“我若是上去与她打声招呼就好了。”他咳嗽着，把自己搁在沙发上的皮囊摆成一个更为可笑的形状，像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反复唠叨着。从窗户外闯进屋的光线已移至更高的位置，照在他身上。他像是他自己的深渊，而他已经被深渊里那只比深海怪物更为庞大诡异的痛苦捕获。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U盘抛与我。

“看看吧。”他小声说道，颤抖的口吻像在哀求。

文档的开头有几百字的简介：

我们或许可以讲一个以民国司法黑幕为背景，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余、袍哥行会，以及土匪们互相比量的故事。时间压缩至几天，舞台设置在一个被虚构的四川小城，且以中国近代历史为背景，浓墨重彩，故事的结构犹如俄罗斯套娃。把悬疑推理侦破放进去，把战争的场面放进去，把江湖绿林放进去，把民俗风情放进去，把传统文化里的琴棋书画放进去，最重要的是，把法律放进去，把现代意识放进去。尽可能在主旋律、历史的必然性、观众的掌声这三者之间取得平衡，看看能不能把故事讲得比《集结号》更牛×。当然，还有温情与人性的至幽微处，以及爱，那一声歇斯底里让天上星辰也为之震动的叫喊。

而在这段文字的下面还有一小段——

1946年初夏。

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县城街头，不大。巷窄，主街呈井字结构。商铺鳞次栉比。人们快步走过，面容激动，眼睛里多有期待与喜悦。墙壁上贴着“抗战胜利”、“蒋委员长万岁”等标语口号，因为风雨侵蚀，多有泛旧。仁和巷口涌出一群人，嘈杂声起，“打死这个狗汉奸！”民众七手八脚拖出一个中年人，妇女儿童皆伸手做打。中年人鼻青脸肿，上下挣扎着，声嘶力竭地叫嚷：“我不是汉奸，我是做地下工作的！”

巷口，两名路过的国民党军人停下脚步，其中一个年轻的叫道，“这不是三二一团的范大麻子吗？打浏阳那阵反了水。他不是汉奸天底下就没有汉奸了。”两人交换眼神。吉普车响，以凶蛮之势冲至巷口，下来两只油光发亮的皮鞋，是一位着中山装的青年男子。男子将着小分头，望着闹哄哄的人群，傲慢地从公文包中拿出一纸文书，拖长声调：“省政府令，现已查清范衣白乃国民政府特别派遣员，实为地下抗日英雄，着予颁发抗日救国忠勇勋章，通报嘉奖。”众人茫然，讪讪松手。人群外围，檐下，一个梳大波浪头的抽烟女子轻声讥道：“他在地下抗日？老娘还床上抗日哩。”有人笑。一个先前恨不得生啖其肉的短发妇人喊道：“你说他不是汉奸就不是汉奸了？”

男子阴沉下脸，疾步冲到妇人面前，戟指骂道：“竟敢不相信党和政府？你想干什么？哪个单位的？姓甚名谁？你是不是共党奸细？”女人慌张了，结结巴巴地退到人群后面。众人脸色数换，惊疑、迟滞、仿佛明白过来了。一个大眼睛的旗袍少妇弯腰去搀扶范大麻子：“同志，委屈你了。”范大麻子愤怒地操开她，拍胸大吼：“听见没？老子是抗日英雄！打啊，再动手打啊。你他妈的打我就是打政府！”

老子比岳飞还冤枉啊。”无巧不巧，范大麻子一口浓痰就吐在一个年轻士兵的脸上。

年轻士兵皱眉……

我也皱眉。

第一段文字明显野心过大。把调子起这样高不是好事。

而第二段文字则似一个拙劣剧本的开头，还煽情。还好，及时出现了一个省略号。我瞥了眼牙齿咬住下嘴唇的他，目光往下移去。

第一章  
LUAN SHI

## 初夏

初夏时节，这段山路竟是绿得不像话，像几百只野猫子的眼珠攒于一处。幽绿的光线穿过浓密树荫，又如同一根根跳动着的针。针尖至处，那些缠在十几株盘根错节的足有三人合抱粗的大树上的藤萝青叶微微晃动。

时间凝止了，仿佛有了人的五官，有了人深思的表情。

一只蓝颊斑鸠蓦然飞起，翅翼斜张，移动得很快，一眨眼便没入绿的深处。绿荡漾起来，浓绿、深绿、浅绿、墨绿，仿佛是那几百只野猫子受到惊吓，要在土坡与树桠间寻觅更安全的匿身之所。光影一阵晃动。

又有风，带着奇怪的噪音从垭口处奔来，奔至山路拐角处，或是因为瞥见两位戴着德式军用钢盔骑者的面容，深吸一口气，匿伏下身子。十余只灰褐色的禽雀自树后跃出，迎着这些让人心神摇荡的斑斓之色叫起来。鸟生得怪异，顶着细长乳白色的羽冠，昂首歇于枝头，鸣声短促清柔。

脸上便有了痒与些许的刺疼感。

“这鸟真稀奇，长得跟团部的李参谋一样。”蒋白抿唇吹哨，曲调与鸟鸣

声隐隐相和，说话间摸出腰间两把驳壳枪，手中掂掂，将一把抛与刘无果，“营长，比画一下？”

是德国产的快慢机，火力猛，难保证射击精度，连续射击时很容易把子弹打飞。但这难不倒与日军打了八年仗的中国军人——他们把枪身平端横扫就不仅解决了枪口上跳的难题，还将它转化为全自动速射的扫射优势。

“这鸟打不得，稀罕，叫太平鸟。咱们刚打赢了鬼子，这口彩要讨。”刘无果定睛望去。

林间寂静，众多细微之声蹑手蹑脚潜伏于草丛树影里：

几颗从枝头掉落尚在滚动的黑色浆果，数十条寻找着食物的深褐色蜥蜴，一只躲开了蜥蜴舌头毫无惊慌之色的蝴蝶，一群爬在穿山甲雪白骸骨上忙忙碌碌的蚂蚁，一只与土公蛇搏斗的愤怒的刺猬……以及一支瞄准他们的步枪。隐在草窝里的枪口微颤，准星才套住刘无果，又犹豫着缓缓挪开。

刘无果抛还驳壳枪。蒋白嘿嘿笑道：“营长，你老家还真多珍稀物种。一个问题，假如我现在重伤，非得这太平鸟之脑髓方可活命，你还打算讨这口彩不？”

“无聊。”

“怎么无聊了？假如是营长你重伤了，哪怕是什么麒麟与凤凰，我照杀无误。才不管他娘个是啥子国之瑞兽。”

“所以说你无聊。”

蒋白吐舌，一脸赖皮与嬉笑，“那哪个赌鬼不讨口彩？照样在牌桌上输得倾家荡产。鬼子被咱们打跑了，天下未必就能太平。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申报》我是每日必读。老百姓都这样唱。营长，咱们什么时候也能混一个‘劫收大员’衣锦还乡啊？”

“今天几号？”刘无果错开话题。

蒋白说：“5月3日。”

“10年前的这天，我在报纸上读到国父的《建国方略》，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军政、训政、宪政，并为他在所有中国人面前勾勒出的这张壮丽蓝图激动不已。”刘无果叹口气，“民国二十七年，国民政府向四万万同胞正式宣告进入训政时期。可惜日寇来犯，要不咱们或许已经进入宪政时期，天下百姓一起参政议事，共享太平。”刘无果感慨道，言谈间不无唏嘘之意。

蒋白不屑：“营长，你还真信这个？”

刘无果蹙眉：“不信这个，那你说信哪个？”

蒋白咧开嘴，露出两颗虎牙与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手在腰间匣子上拍了拍道：“信这个。没这个，鬼子能投降吗？”

马打出响鼻。刘无果没吭声，视线在幽暗林间一扫而过，从头顶密密枝叶里漏下的一小块阳光忽跌入衣领，有着惊人的温度。脊背滚烫，心里涌出一阵难言的烦躁。风吹动深深浅浅的绿叶，有一只看不见的老虎在林叶间悄无声息地游荡。

“训政，这是中山先生提出的建立民国的第二个阶段。即政府派人到各县筹备地方自治，并对人民进行运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的训练。开启民智……”蒋白吐吐舌头，像背教科书一样嚷道，手还往风中抓了一把，再凑近鼻端用力地嗅了几下，突然把嘴角用力地撇下，不屑道，“开启民智？我看还不如开启官智的好。做官的少贪一点，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

蒋白与刘无果都没有发现隐蔽在草丛里的那支步枪。

枪口准星在两人头部缓慢地移动。枪手是一个面容灰白身材矮小的瘦削少年。尽管他非常善于隐匿身形，就如同从土里长出的一丛灌木，但他显然还没有熟练手上的武器，枪托抵肩不紧；目光里有迟疑与惊恐，枪口始终在颤抖。也许他的目标并不是两位戴钢盔的军人，而是站在他们身后岩壁上屏声静气的那只野山羊。他的食指悄悄落在扳机上，嘴唇微微翕动。

刘无果的眉毛一挑，目光四下一扫，看见右侧那只奇怪的长角野山羊，这羊以一种匪夷所思的姿势攀爬在接近直角的岩壁上，四蹄张开，蹄子踏进陡峭的岩壁表面，竟然不惧人，眼神澄净，不时低头去咀嚼岩壁的苔藓。

“营长，你老家的羊还能挑战地心引力呢。它这是想求摔死，还是打算给我们表演杂耍，以为待客之道？”蒋白压低声音，满脸大惊小怪。这回，他没有去掏枪。

“吃盐，岩壁上有它爱吃的盐。”刘无果的心一跳。川西时有野山羊出没，但这样大而肥美的，也属于罕见，这实在令人食指大动。刘无果与蒋白不约而同交换了一下目光，同时露出心领神会的笑意。

蒋白抓起枪。

枪声响了。

子弹擦着刘无果的钢盔飞过，打在岩壁上，“啪”的一声。那羊悚然一惊，蓦然跃起，身形隐入岩壁的另一角。

几乎同时，蒋白已翻身落马，手中拽出的驳壳枪朝枪响处吐出半寸长的火焰。刘无果蹲伏在已然卧倒的枣红马后，朝蒋白抿唇吹出一串鸟鸣声。鸟鸣声一长三短，却是暗号，示意两人左右散开包抄。两人多年征战，早已配合默契。少年枪手想跑，哪跑得掉？从树后迂回绕出的蒋白几颗子弹打在他前方，他顿时僵住。蒋白一把将他扯到随后赶来的刘无果身前，枪口抵住少年脑门，“你是谁？”

“打猎，枪走火。”枯瘦少年结结巴巴。

刘无果指了指少年所卧的凹地，“有这样打猎的吗？别告诉我，你是在打山羊。”

蒋白上前一个巴掌，喝道：“说实话！”

枯瘦少年扑通跪下，眼泪流出：“军爷，我真是在打山羊。我妈病重，没钱看病。我就想打只山羊煮给我妈吃。不知为什么，对面那堵岩壁上老有山